

师友笔下阎崇年

日新集

谭跃 李岩 | 主编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先贤遗训，
步步前进，日日革新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 / 谭跃，李岩主编.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4
ISBN 978-7-5075-5448-9

I. ①日… II. ①谭… ②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阎崇年—人物研究 IV. ①C53 ②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42186 号

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

主 编：谭 跃 李 岩
执行主编：宋志军 余佐赞
封面题签：杨再春
责任编辑：张超琪 李中平
特约编辑：方昊飞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02
责任编辑 010-63426125 010-6343075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艺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9.75
字 数：279 千字
版 次：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448-9
定 价：198.00 元

出版说明

《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是多年来知名学者、各大新闻媒体人及友人对阎崇年先生作品的推荐以及对阎先生本人的报道、采写，如今集结出版，非常具有纪念价值。书稿多形式、多角度介绍了阎崇年先生，有为人的豁达与为学的严谨，即师友笔下的阎崇年。同时，书稿也可看作是一部阎崇年先生经典作品的导读，透过这些名学者、名作家和名记者所撰写的文章，读者可更加深入地了解阎先生作品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即如阎先生所言：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先贤遗训，步步前进，日日求新。

书稿在编辑过程中，出于尊重作者及已发表作品完整性的考虑，数字表述、专有名词、概念表述等未作改动与统一，为您带来阅读不便，敬请谅解。

承各位作者慷慨授权，本书得以顺利集结出版，在此特表诚挚谢意！

华文出版社

2020年3月

史学旨趣 四合人生

——代序

阎晓宏

【题记与作者】

原邀请阎晓宏先生为本集作序，先生过于谦让不允，便将其《史学旨趣 四合人生》一文作为代序。阎晓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联盟大会副主席等职，现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等。

(一)

阎崇年先生治学严谨，学术成果与著述甚丰。关于治学，我读《阎崇年自选集》中，先生有这样两句话：“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先说“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很难的，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创新、有超越。其实，无论是什么学科，什么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有价值。阎崇年先生的全部研究都基于这两点，其研究成果也体现了这两点。比如，在《森林帝国》一书中，他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几种文化形态，不仅包括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还应包括海洋文化和森林文化。并且指出这五种文化形态不是绝对与纯粹的，在整体判断中，仍当看到有交叉或包含关系，比如，在草原文化中可能小部分地存有森林文化或农耕文化现象。其阐述以缜密的逻辑、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还原历史真实面貌，提出并回答了史学界从未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令人信服。

无论什么研究，都需要有基础，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无论什么研究，都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推进，也是有学术价值的。而不是只表述别人已讲述的话，重复已有的思想与成果，其思维与观点、分析与论证，仍然在原地踏步。不论是史学还是其他学术领域，这都是评价一个学者或者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



阎崇年先生治学严谨，十分注重史料的掌握与考证，“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崇年先生与其研究者多有论及，我再补充两个小例子。其一，阎崇年先生三十岁之后侧重研究清史，而故宫蕴藏着明清两朝最核心、最重要、甚至是史料之外的内容，先生写过《大故宫》，今年（2020）是故宫建成600年，先生又倾力推出了《故宫六百年》一书。读者只知先生写的这两本书，恐鲜有人知，先生50多年来曾去过故宫一千多次。其二，北京奥运会之前，先生应邀写了一部著作——《古都北京》，其中，安定门外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的塔额，有的书说是“化域”，究竟是“化城”还是“化域”并不能确认。“化域”的典故史料中查不到，先生做学问，既严谨，又性急，当晚，他同严钟义先生前去，因天黑看不清字，他便骑在摄影师严钟义先生脖子上用手摸，是个“城”字。他专门到广济寺图书馆，查阅《法华经》，查到“化城”典故的出处，又查了乾隆帝的有关著作，最后阎崇年先生说：“核实清楚，弄明白了，才能安下心来。”

学术研究，把相关的资料归纳整理在一块儿，已是很难。而更难的是，不仅占有浩瀚的史料，而且能够消化这些史料，并进行考辨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最后一点才是研究的目的。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治学先要把书读厚，然后，再把书读薄，才能够深入浅出。切忌深入深出，或者浅入浅出。所谓深入浅出，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读阎崇年先生的书，你会感受到缜密的思维逻辑，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由现象到本质，剥笋一般，层层剥落，而文字凝炼，表达干净利落，生动而又上口。表述短句式多，言简意赅，从不穿靴戴帽，云里雾里，故作深奥。

在健在的学者、大家中，阎崇年先生当是著述最丰者，讲学之多，更令人叹为观止。更为难得的是，其著述的每一观点，每一个字，讲学的每句话，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在键盘上敲出来的。阎崇年先生在87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长达几十年不间断地研究、讲学、写作，这是他的著述、讲学甚丰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对于史学研究的“旨趣”。

“旨趣”这两个字值得品味，不仅蕴含着先生史学研究矢志不渝的精神，也蕴含着先生在史学研究中的天然乐趣。吴昌硕有一副对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这是从白居易的两首诗中各撷取一句，凑成一联，表述了吴昌硕的心路历程。吴昌硕先生成就斐然，读此联方知，先生原是在克己苦修中钻研前行。而我了解的阎崇年先生的精神境界，与此联所述恰恰相反。我改了两个字，放在先生身上，应是很恰当的，即：“心中常有欢喜事，向上应为快活人。”由于此，崇年先生惜时如金，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沉浸于超常工作的旨趣之中。一段时间，先生既忙于著述，又应喜马拉雅创始人陈小雨之约，录制口述《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依我来看，这个工作量，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实在是太大了。我在给先生的信函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请先生定要减少工作量，多多保重。不久，收到先生的回函，他向我的关心表示感谢，并称“已经开始减少工作量，由每天四个单元减为三个单元，减下来的时间喝喝茶，写写字，看看戏”。看了他的回函，真是感慨万分。



阎崇年先生豁达、淡泊、谦逊、宽容。他常说，人生的境界，止于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他把这八个字，真正吃透了，如泉如水，发之于心，躬之于行，恰如《道德经》中的四个字：上善若水。我读阎崇年先生和星云大师的对话集，精神上十分享受，两位大师的对话，是智者与智者、思想与思想、观念与观念的碰撞与交融，字字如珠，句句箴言，都有大智慧。先生提出并躬行的四合说，亦贯穿其中。

阎崇年先生是著名史学家，却也是读者大众十分喜爱的学者、大家。用时髦的话说，是“大V”，粉丝无数。一次，我去阎崇年先生府上拜访，出租车返回时，崇年先生坚持把我送上出租车，他才离开。车一开，出租车师傅脱口而出：“这不是《百家讲坛》的阎崇年吗！”凡与阎崇年先生外出到公众场合，便有素不相识者，与先生打招呼，有提出合影的，先生亦尽量满足。学者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是罕见的，亦足见其谦虚朴素的品格与宽阔的胸怀。阎崇年先生知识渊博，人又非常谦和。他讲历史，接地气，既深刻，又生动。这是公众喜爱他的主要原因。

（二）

——远集坊的开门红。2017年9月，中国版权协会迁址，新址落户北京东四环中国出版创意产业基地先导区，在北京朝阳区南磨房乡的支持下，基地先导区大楼的四层，无偿交由协会使用。中国版权协会在这里创建了远集坊。远集，取自屈原《离骚》中“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和唐朝诗人韦应物

“至今蓬池上，远集八方宾”的诗句。“坊”与南磨房乡的“房”谐音。远集坊成立之初，恰逢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远集坊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但立志高远，希望在传播优秀文化和卓越思想方面，脚踏实地做点事情。理想中的远集坊期望由各个相关文化领域最具影响的人，阐述最卓越的思想，通过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力求最大限度地传播。远集坊这个平台，将富有时代精神的真知灼见，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实现最大限度的传播。这既是远集坊的理想与目标，也是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在刚刚创立之初。

远集坊开张，邀请谁来做第一讲的主讲嘉宾？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阎崇年先生。一是阎崇年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开坛主讲。他既是治学严谨，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又是读者乃至公众甚为喜爱的作家，阎崇年先生的语言表达也特别好，非常具有逻辑性和感染力，擅长以生动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二是我和先生比较熟，常开玩笑说，“我们都是老阎家的”。

我拜访崇年先生，并如实讲了创立远集坊的初心与理想，期望他能作为第一期的主讲嘉宾，先生欣然同意，专门排出时间来到远集坊。2017年9月29日，这对远集坊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阎崇年先生在这里首次开讲，所讲的题目是：“赫图阿拉之问”。赫图阿拉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



治县的永陵镇，其内城面积仅有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一，只有几万人口（部分住外城）。满族从这个仅有几万人的小地方出来，为何能够入主中原？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 300 多年来学者、政治家、军事家等经常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阎崇年先生说：“这个问题，我思考了 20 多年，今天在远集坊这个地方，我试着做一些回答。”

阎崇年先生能接受邀请，作为远集坊首期主讲嘉宾，已是十分之不易，先生把他思考了 20 多年的问题，放在了远集坊，作为首期主讲内容，更出乎意料之外，至今念及于此，亦深感先生对远集坊的倾力支持。这是一次非常有学术价值，也非常有现实意义和十分深刻生动的演讲，也是远集坊的开门红。在阎崇年先生演讲之后，我们又顺利地邀请到：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著名学者郑欣淼，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诗人沈鹏，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柳斌杰，小米创始人、董事长雷军，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非遗学者王文章，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理念创始人朱永新，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腾讯原 CEO、一丹教育基金和一丹教育奖创始人陈一丹，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彦，童话大王郑渊洁，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著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樊登读书会创始人樊登等。自 2017 年 9 月 29 日阎崇年先生首次开讲到现在，已有几十位嘉宾主讲，几百位特邀嘉宾到场交流，分享其思想与观点。其中的每一位都是在相关的文化领域中颇有影响力的人士，恕我不能一一列举。现在，每一期讲座现场收看收听的观众，都保持在 50 万人左右，最高的一次超过了

90 万人。远集坊初步达到了创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

(三)

与阎崇年先生交往多，还有一个因缘，就是笔墨之缘。崇年先生学识渊博，字也写得很好。在 2018 年的年初，我邀请沈鹏先生作为主讲嘉宾到远集坊讲一次书法，并邀请到苏士澍、杨再春、陈洪武、吴善璋等多位书法家，还邀请到阎崇年先生、王立平先生等文化名家。那天，北京飘雪，沈鹏先生由府上西四环，到东四环，穿城而过，来到远集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精彩演讲，而后，几位书法家和崇年先生等嘉宾与沈鹏先生也做了互动发言。记得那天，阎崇年先生扼要阐述了他的学书经历以及对书法功能、作用、价值的几点看法，讲书法，有史学家的视野，讲文化与书法既有高度，又很精辟。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醉心书法，音乐家气质，小楷甚佳，他说：“我对书法有三个体会：一是快乐，二是健康，三是交朋友。我原来不认识阎崇年老师，我看了他的字以后，崇拜得不得了。怎么他的字写得这么好呢？我就想跟阎崇年老师学习一下。我们现在成了朋友。通过书法可以交朋友。”

阎崇年先生的书法，应归入文人书法一类。先生自五岁起，家里人让他习字，后来虽有间隔，然而漫长人生的历练与渊博的学识涵养，使他的书法表现出独特的魅力。先生的书法，清穆质朴，气韵生动，行气连贯，徐疾有度，遒劲老辣，内敛而富有张力，字里充盈着书卷气，功夫得于字外，皆由学问中来。



阎崇年先生写字，内容多为自拟，或是一首诗，或是几个字，都有其内涵与蕴意。一年夏天，我出差去烟台，恰崇年先生与夫人均在烟台新居中度假写作。我去府上拜访，其时，北京炎热，而烟台临海，气候甚为适宜，海产亦新鲜而价廉。崇年先生祖籍烟台，自小在这里长大，对家乡有深厚的情感。临别先生赠我手书一诗：“紫气升东海，金色映满庭。山远崑崙秀，庄澣鱼鸟清。”又比如，对青年人的勉励，他写“日新日谦”“止于至善”，这也是阎崇年先生的自身写照；以书为伴，专注精神修养，超然物外，他会写“梅妻鹤子”；在这次疫情蔓延，人人焦虑时，先生送来了篆书“事大心平”四个字。

我也喜欢写字。字虽劣，却乐此不疲。每日晨起，一杯清茶，置于案边，品茶写字，心静神怡，很享受，是一日之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写字一般是两件事，一是临帖，二是写信。临帖，平静而又美好，这里不谈。写信，如同与师长、亲人、好友谈心，笔端充盈着温馨与友情。信都是写给同事、亲友等有缘之人，偶尔也写给自己熟悉且崇敬的名家，如沈鹏先生、王立平先生、杨再春先生、郑欣淼先生等等。给阎崇年先生写信最多，每写一封，先生必亲复一函。我笑谈，给先生写信，真是抛砖得玉呀。

(四)

2020年4月下旬，北京春花烂漫，虽然仍然在防控疫情之中，但是人们心情普遍好转，防控疫情进入常态化，虽然人类和病毒的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老祖宗告诉我们，既来之，则安之。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我约请阎崇

年先生和他夫人解立红并华文出版社社长宋志军，来远集坊喝茶聊天。

这也是2020年元月以后，远集坊的第一次茶叙，喝茶的方式也是很特殊的，使用一次性纸杯，每人距离在两米开外，戴着口罩，品茶的时候，摘下口罩，抿一口茶，再戴上口罩。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孙悦专门从家里带来了上好的老白茶，但是水温不够，再加之纸杯，我开玩笑说，没有泡出好茶的味道。但是那日谈天说地，氛围非常好，品味的不仅是茶，还有在北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释放出来的好心情。其实，喝茶并不在茶的本身，与喝茶的环境、与什么人喝茶、谈论什么话题，乃至彼此的思想情感都有关联。茶中有乾坤，茶中蕴含着禅意与智慧。先贤讲，茶禅一味，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疫情期间，最关注的话题莫过于新冠病毒。我先讲了最近读过的两本书，一本书是《病毒来袭》，一本书是《逼近的瘟疫》。由于新冠病毒的蔓延，这两本书成了畅销书。同时，也深感我们对病毒的科学认识不够，科普有欠缺，生活方式上也有陋习。这两本书里讲到的预防病毒最重要的几件事：戴口罩、洗手、分餐等，其实都是科普的常识性问题。总之，认为武汉并个别医院前期防控有欠缺，而全国整体上看，防控力度很大，仅援助湖北的医疗队伍就有42000多人，竭力抢救患者，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蔓延，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宗旨和原则。

讲到新冠病毒，在2020年元月中旬之前，我与身边接触到的所有人，几乎都是不以为意的，没有任何警觉。这次病毒来袭，最早给我打招呼，提醒我



应十分警惕的，不是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也不是医疗卫生界的朋友，而是年过八旬的史学家阎崇年先生。事先，我很不经意；事后，既揪心又诧异。

2020年元月11日，中国版权协会在位于北京北五环的辽宁大厦，举办了远集坊2020年迎春茶话会，与会者300多人，可谓密集性聚会。

在举办这次茶话会前夕，阎崇年先生电话告诉我，传闻武汉有疫情，要当心。阎崇年先生虽然提醒了我，我却并没有放在心上。不仅加紧筹备这次茶话会，还邀请阎崇年先生出席茶话会并讲几句，给我们鼓鼓劲，真是无知无畏。崇年先生竟没有推辞，以87岁高龄出席了这次茶话会，并对远集坊的创办言简意赅地讲了褒奖和鼓励的话。那天的远集坊迎春茶话会办得很成功，还邀请到郑欣淼、朱永新、王智钧、王守常、郑渊洁、唐家三少、樊登等名家到场，协会的会员单位带来了十多个精彩的节目，由新媒体现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60万。

北京的病毒蔓延是在庚子春节前后了，大家都度过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春节。我专门给阎崇年先生讲述了这件事并说：“真是后怕，您给我打招呼，我没有在意，还邀请您参加茶话会，幸而，您和解老师平安，托您的福，我们协会的同志和几百位嘉宾也都平安，否则，正如您在史书中常讲的：‘臣，死罪，死罪’。您可真是未卜先知呀！”阎崇年先生以他对历史的洞悉，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经历，对这次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虽有预知，却仍然坦然赴会，每每想起，心中很不平静。

《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把“诚”这一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概念，放在“道”（规律）的高度，视之为预知未来的原因。理一分殊，这与道家讲的“敬慎不败”，佛家讲的“善报”，在思维逻辑上，当属一脉。

王阳明讲：“一念发动处便是行”。阎崇年先生心与行合一，上善若水，止于至善。先生至诚、至善，慎终如始，故安康吉祥，无咎。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